

人生黑洞

● 法律出版社

洪律师推理写真

股市幕后的罪恶

人生黑洞

GUSHI MUHOU DE
ZUIE

何家弘 著



洞

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

何家弘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丰台印刷厂

排版/泰能照排中心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33 千

版本/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社址/北京市广外六里桥北里甲 1 号八一厂干休所(100073)

电话/63266796 63266781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7-5036-1855-8/I·122

定价:13.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当某对“双子”星座之一的运行轨道发生不规则变化且亮度降低时,就证明附近产生了黑洞。黑洞具有不可思议的引力,其周围的一切物质都可能被吸进去。黑洞的存在,证明宇宙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神秘。

——题记

目 录

1	楔子
3	一、车牌号码的推理
8	二、股票市场的奥秘
13	三、不合时宜的情书
17	四、阴差阳错的恋情
22	五、似曾相识的女人
29	六、一根奇特的手杖
37	七、情人背后的情人
43	八、翻译面前的翻译
48	九、异国他乡的情缘
56	十、并不好喝的洋酒
61	十一、烛光映照的女人
66	十二、莫名其妙的盗窃
73	十三、没有答案的推理
79	十四、游泳池中的洗礼
85	十五、边境桥头的磨难
90	十六、大瀑布下的彩虹
95	十七、因福得祸的跑车
101	十八、初恋留下的情结
106	十九、无字天书的真意

目 录

110	二十、连夜出逃的惊险
114	二十一、深山牧场的礼物
119	二十二、酒吧之夜的别情
126	二十三、再次重逢的困惑
132	二十四、秘密传递的纸条
140	二十五、出人意外的决定
144	二十六、初出茅庐的男妓
150	二十七、提心吊胆的夜晚
155	二十八、电话窃听的收获
163	二十九、难于启齿的私情
167	三十、孤山寨里的惊马
173	三十一、半夜三更的情话
178	三十二、半真半假的对手
183	三十三、不该发出的枪声
187	三十四、无法割断的亲情
191	三十五、面对死亡的反思
195	三十六、不说再见的分手
200	三十七、性格推理的尝试
208	三十八、一块刺目的黑纱
215	三十九、一条血色的腰带

目

录

221	四十、来自内心的恐怖
227	四十一、不报姓名的电话
232	四十二、跟踪追车的技术
236	四十三、人生轨迹的定律
243	四十四、一次迟到的推理
248	四十五、内幕交易的苦果
268	四十六、人生黑洞的含义
273	后记

楔 子

雨水从漆黑的夜幕深处倾注下来，洗涤着混浊不堪的空气，冲刷着大地上的污渍，也赶走了街上那熙熙攘攘的人群。故宫北面的街道显得有些空荡，只是偶尔有车辆驶过，在路灯下溅起一片彩色的水雾。

夏哲穿着雨衣，站在筒子河边的一棵大树下面。繁茂的枝叶遮蔽了他上方的视野，使他只能透过雨帘平视前面的街道。也许他根本不想去看头顶的夜色，因为他此时的视野中虽不甚光明，却没有那令人不敢多想的深邃的黑暗！他记得上学时曾听老师讲过宇宙中的黑洞——一个巨大的恒星在一瞬间收缩成一个点，甚至变成了“一无所有”。这真是不可思议！每当他想到这一点，就会不寒而栗。

马路上的积水泛着一片微弱且不住跳荡的白光。他的目光跃过这片积水，停留在

远处那没用一根铁钉的故宫角楼上。此时此刻，那角楼犹如一只蹲在高墙上的大怪物，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扑向下面的猎物。它脚下有一点时隐时现的昏黄的灯光。夏哲辨认了许久也没能确定那是路灯还是窗灯。

他凝望着，雨水在他眼前罩上一层白雾。忽然，那一点灯光变红了，好像成了股市行情显示屏上的“万绿丛中一点红”！他仿佛又置身于疯狂的股市，耳边是股民们嘶哑的喊叫声和绝望的咒骂声！

他已经一个多月没去股市了！自从出了那次莫名其妙的“事故”之后，他便开始四处奔波。他并非逃亡，而是在寻找着可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过去他也曾高朋满坐，但此时却举目无亲了！他那颗年轻的心开始懂得了“世态炎凉”四个字的含义。

昨天，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听说公安局正在找他。他并不害怕去公安局，因为他相信事实终可澄清。不过，他必须跟方琼先见一面。他有很多话要问她，也有很多话要对她讲。因此，他今天上午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晚上8点在此见面——他们曾经在这里留下过难忘的时光！

雨越下越大。低空中滚过一串炸雷。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已经8点20分了！他叹了口气，在心里对自己说：“下这么大的雨，她不会来了！”但他又不死心。他的眼前呈现出她那娇小苗条的身体和那销魂荡魄的媚笑！

忽然，一阵高跟鞋敲打路面的声音透过风雨飞进他的耳鼓。他连忙回过头来寻声望去——只见东边的雨雾中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个身影。他的心立刻激动起来，双腿不由自主地迎了过去。

然而，随着那脚步声的渐近，他又失望了，因为他听出那是四只脚的声音，也看清了那是两个紧靠在一起的身影。他停住脚步，若无其事地往回走去。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向旁边让了让，却听见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夏哲！”

他连忙回过身来，但看见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子。他一怔，问道：

“你是谁？”

旁边的那个男青年上前一步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

夏哲本能地转身就跑，后面那两个人紧紧追赶。夏哲甩掉了身上的雨衣，在街上狂奔，踩得地上水花飞溅。跑了一阵，他觉得追他的人被落远了，正在庆幸，只见一辆警车亮着大灯迎面驶来。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下，见无路可逃，便迎着前面的警车跑去。

“吱——”警车还没停稳，就有几名警察跳了下来。夏哲迎上前去，气喘吁吁地说：“警察同志……那边有两个……劫道的！”

一、车牌号码的推理

洪钧踩着友谊宾馆走廊那松软的地毯，来到办公室门前。他满意地看了看门上那几个新换的铜字——洪钧律师事务所，然后才打开门，走了进去。

洪钧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律师。他身材很高但不魁梧；宽阔的前额和整齐地梳向右边的黑发显示着学者的风度；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中流露出善解人意但又有些执著的目光。

秘书宋佳已经来了，正坐在计算机前工作。两人用英语互道早安，然后洪钧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老板椅上，翻看着当日的信件。过了一会，宋佳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先敲了敲半开的屋门，才进来把咖啡放到写字台上，说：“洪律，今天又有两位客人约见。”宋佳长得很漂亮。她皮肤白皙，脸庞秀丽，水灵灵的大眼睛透着慧气，挺细但挺黑的眉毛又透出一丝刚毅。

“谢谢！几点钟？”洪钧抬起头来问。

“一位8点半；一位9点半。”

“还挺紧凑。”

“我看咱们该挂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了!”

“为什么?”洪钧诧异地望着宋佳那对大眼睛。

“案子太多!”宋佳一本正经地说。

“案子多还不好? 生意兴隆嘛! 怎么,你嫌累啦?”

“我的事儿又不多,有什么可累的!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再雇个律师当助手。”

“我也想雇,可没有合适的。说老实话,现在愿意专干刑事的律师也不多!”

“你听说过‘打捞队’吧?”

“什么打捞队?”

“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就是一些专吃刑事案子的人。甭管你犯了什么案子,他们都能通过关系给你弄出来,或者让你少判几年。据说都是明码标价:什么保住一个脑袋收几十万;少判一年收几万。火着哪! 不过,他们不一定是律师,多数都是和公检法有关系的人。一般也不叫律师事务所,就叫个法律咨询公司什么的。”

“这和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种人,咱可雇不起! 不过‘打捞队’,这名字倒挺有意思!”

“那我去考律师吧!”

“想跳槽?”

“我可以兼你的秘书啊!”

“雇个律师当秘书? 您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是‘大律’,我是‘小律’,怕什么?”

“不过,我雇律师可不仅看她能不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还得看她有没有真才实学。”

“我的办事能力,您还不满意?”

在黑龙江滨北那起案子里,宋佳给洪钧帮助甚大,因此洪钧说:“当律师就不能看我满不满意了,得看客户满不满意。首先,律师得有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知识面儿要广。来,我先考考你。你

看,这是昨天的晚报,上面有一段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

宋佳走到洪钧身旁,小声念道:“本市昨天下午3时许在北太平庄西边的三环路辅路上发生一起汽车撞伤骑车人的交通事故。据目击者称,那是一辆深蓝色的桑塔那轿车;绿色的车牌上有一大块漆脱落;车牌号码的后3位数为283或285。有知情者请与……”

“行了!”洪钧打断了宋佳,说:“根据这段报道,你认为那车牌号码的尾数是3还是5?给你3分钟的时间。”

“是3还是5……深蓝色桑塔那轿车……我说洪律,该不是你的车吧?”

“别拖延时间,快回答!”

“283……285……”

“时间到,考试不及格。”

“哎,洪律,刚才说话的时间不能算,应该延长一分钟。你不是说这两个数的出现概率……”

“什么概率!整个儿一路线错误!”

“那你是说人的视觉误差规律……”

“别净往深奥的地方想!其实生活中有很多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现在是几月?”

“4月啊!”

“这就是答案!”洪钧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客人该来了!”

“哎,洪律,你别打岔!”

门铃响了。宋佳不太情愿地去开门,她在走过洪钧身边时又说了一句——“等客人走了我再向您请教!”

来者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身材挺高,和洪钧差不多,但是比洪钧强壮;四方大脸上两道浓黑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长长的鬓角留到耳朵下边,而且挺神气地向前翘着;嘴唇周围的胡须刮得挺

干净，但那胡茬子的颜色仍很明显；大概是脸上的毛长得太多，所以头顶上的头发很有些营养不良——稀疏的几缕长发横搭在光光的头顶上。此人名叫夏大虎，是一家室内装饰公司的经理。

落座之后，夏大虎开门见山地说：“洪律师，我可是看了报纸上关于您的报道才来找您的！”

洪钧知道对方指的是那篇关于他赴黑龙江替郑建国洗清 11 年沉冤的报道。他对自己留学回国后承办的第一起案子也很满意，但嘴上却说：“噢，小事一桩！”

“对我们当事人来说可不是小事儿啊！”

洪钧微笑了一下。他觉得这位来客表面神态轻松，但内心似乎很沉重，甚至有些紧张，便书归正传道：“那就谈谈您的大事吧。”

“是我儿子的事儿。他做股票赔了，被抓了进去。开始我一直不知是为什么，前天才听说是犯了诈骗罪。可我就不明白！这倒股票和做买卖应该是一个理儿。赚了钱，说你诈骗还凑合。这赔了钱，怎么能说是诈骗呢？”

“你们收到起诉书了么？”

“收到了。”夏大虎在皮包里翻了一遍，不好意思地说：“让我落家里了。喏！这阵子麻烦事儿太多，弄得我晕头转向的！等回头我再给您送来。”

“您还记得那起诉书上说的理由吗？”

“不瞒您说，我对股票是一窍不通。所以那上边的话我也看不大懂。不过，我这儿子也太让人操心！”

“你儿子多大岁数？”

“23。正是给爹妈惹事儿又不听爹妈话的时候！不瞒您说，有时候我真觉得还不如没这儿子呢！我还能多活几年！”

“也许他出生时就不太受人欢迎！”洪钧随口说了一句。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夏大虎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对不起，是我失言！夏经理，那就请您尽快把起诉书副本送

来。”

客人走后。洪钧站起身来，右手握拳在面前按顺时针方向绕了两圈——这是他在决心做一件事情时的习惯动作。他觉得这个案子中有很多他不熟悉的东西。不过，他喜欢生活中的“挑战”！

宋佳送走夏大虎之后，立即回到洪钧的办公室，假装一本正经地说：“洪老师，学生愚昧，，还请您耐心解释。”

“解释什么？你是问我刚才为什么说夏大虎的儿子生下来就不受欢迎？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还不不懂！”

“噻！叫你声‘老师’，你就喘起来了！你才比我大几岁呀？”

“大一岁也是大！这你不能不服气！”

“我是得服气。这不又差点儿上你的当嘛！你别转移目标，先说那 283 和 285 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 283、285？”

“车牌号码呀！”

“噢，那个问题你还没想明白哪！”

“我早就想明白了——你让我瞎费半天脑筋，然后一句话‘逗你玩儿’！我这个人本来挺聪明的，可不知为什么老上你的当！”

“那只能说明我比你更聪明！不过，我今天可没有‘逗你玩儿’，这是正经的智力测验。你知道北京正在更换新的汽车牌子，就是那种蓝色的。换牌子和汽车年检同时进行，而汽车年检是按车牌号码尾数进行的。尾数是 3，就在 3 月份年检换牌子；尾数是 5，就在 5 月份年检换牌子。现在已是 4 月，而那辆车的牌子是绿色的旧牌子，所以尾数只能是 5，不能是 3！宋小姐，我是‘逗你玩儿’吗？”

宋佳那白皙的脸颊飞上了两朵淡淡的红云，她不好意思地说了声——“去你的！”

二、股票市场的奥秘

洪钧对股票交易只有一知半解。为了获得一些感性认识，他决定先到股市去看看。他开车来到宏远证券公司营业部，把车停在路边。刚下车，一辆深蓝色的桑塔那轿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吱吱”叫着急转弯，停到了营业部门口。车门一开，钻出来一个身材细长的中年男子，风风火火地走进了营业部。洪钧心想：玩儿股票的人大概都这样！

洪钧不慌不忙地向营业部门口走去。忽然，前面那辆桑塔那轿车的车牌号码引起了他的注意——37285！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快走几步，来到车前，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前面的车牌。由于那车牌上有一大块泥污，所以看不出是否有漆脱落。就在他犹豫自己应否多管闲事的时候，那个男子又急匆匆地走了出来，打开车门，很快地把车开走了。洪钧不无遗憾地站了一会，然后才走进营业部。

大厅里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热闹。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聊天。有两个女的还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不紧不慢地织着毛活。柜台里边坐着几位报单小姐，也悠闲自在地看着报纸或修着指甲。洪钧见行情显示屏前围着一群人，似乎在听什么人的高谈阔论，便走了过去。

在人群的中央，一位30多岁的“小平头”正在侃侃而谈——“……他愣说股市里多数人赚钱少数人赔钱；还说有个‘721’理论。就是说，10个股民中有7个人赚钱、2个人不赔不赚、1个人赔钱。我就不爱听这话！弄了半天就我是那个‘1’啊？咱别打肿脸充胖子！要我说这股市里就是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你想啊，说了归齐就那么一堆儿钱，政府不给你往里扔钱，企业也不给你往里扔钱，你上哪儿赚去？还不是赚大家股民的？再说啦，券商还得从这里挣钱

哪！要我说，就券商赚钱是真的，别人有一多半儿都是吹牛！”

这时，旁边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插言道：“我听说美国也有个‘721’理论——在10个玩儿股票的人中，有7个人赔钱，2个人没赔没赚，只有1个人赚钱。”

“小平头”忙说：“这话我信！你说股市里有没有发的？有，真有大发的！一天赚他几万、几十万。但那样的人有几个？你拨拉拨拉脑袋，数得过来！没几个！再说了，做大有大的风险。远的甭说，就说咱这儿去年发生的那档子事儿吧。那夏大户多火！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折进去啦！不光赔了钱，还让人弄了个诈骗！我还是那句话，咱是个平常人，就得有颗平常心。能混碗饭吃就行，别老想着当百万富翁！弄不好就得折进去！”

“眼镜”笑道：“我就不信你不想当百万富翁！这世界上谁对钱有够哇！”

“可咱有自知之明！咱知道自己没长那百万富翁的脑袋！也不做那个梦！”

“现在有句话很时髦——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我再添一句——不想当百万富翁的股民也不是好股民！”

“就是！”旁边有人附和“眼镜”的话说：“不想当百万富翁，你干吗来啦？”

“咱就为混口饭吃！”“小平头”说，“当然，如果有人非让咱当百万富翁，咱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反对！您说，是吧？”

“噢——”人们的哄笑声给这死气沉沉的股市增添了几分活力。就连那些面无表情的报单小姐都向这边投来了好奇的目光。这群人散开之后又重新组合成几个小组，谈论着相似的话题。洪钧找到了“小平头”，凑上去说：“哥们儿刚才讲得真不错！我听着倍儿长知识！”

“咱这都是金玉良言！”“小平头”又来了情绪。他打量了一下洪钧，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头一次，想学学！”

“那你可得预备好学费！我告诉你，这股市既是金矿也是陷阱。要真是杀了人，连一滴血都看不见！不过你要真想做，我就告诉你一句股市格言——‘多头空头都能赚，就怕贪得无厌’。只要你把这句话记熟了、悟透了，我保你在股市上立于不败之地！”

“可我又有哪儿犹豫……”

“犹豫可不行！这玩儿股票最忌讳的就是犹犹豫豫，当机不断。俗话说，‘面瓜’玩儿不了股票！你知道，这股市行情可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我是觉得这玩儿股票太危险！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夏大户！他玩儿股票怎么还能折进去，还能成了诈骗？”

“他那是玩儿得太大了！都玩儿出花儿来了！”

“您给具体讲讲。咱也长点儿见识，省得日后也折进去！”

“他那具体事儿，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人家上边儿的秘密，我们这下边儿都是瞎传！”“小平头”说着，用头指了指天花板。

“上边儿？”洪钧不解地问道。

“大户室都在二层。那里边儿的花花事儿多啦！咱可说不清楚。”“小平头”说完这话，转身加入了另外一组的“神侃”。

洪钧在股市转了半天，听了各种“专家”的“高论”。他觉得挺有收获。

第二天，洪钧到法院阅过卷，又花两个小时看了一本《股市入门》，然后才到看守所来会见被告人夏哲。会见室已有人占用，警察便把他们带到院内一个无人的角落。

夏哲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面皮白净、眉清目秀，还戴着一副黑边近视眼镜。虽然他被剃了光头，但仍有些“奶油小生”的风度。

洪钧做过自我介绍之后，用友善的目光看着夏哲，问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股票感兴趣的？”

“我在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上‘大三’时就开始对股票有了兴

趣。我认为股市是体现男人智慧和勇气的最好地方，所以大学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股市。当然，我能去玩儿股票还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老爸有钱；另一个是我老爸的一个‘发小’在一家证券公司当经理。”

“他叫什么？”洪钧随口问道。

“叫陆伯平。”

“那他对你挺关照？”

“也就是开大户时优惠了点儿，平常办事儿也方便点儿。可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陆叔这做股票，我老爸才放心，才肯掏钱。”

“可这次出事儿，陆经理怎么没帮你呢？”

“嗨，该着我倒霉！股市爆跌；操作上出了毛病；陆叔又正好不在北京。这就叫‘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洪钧觉得这小伙子挺豁达，已经拘进来好几个月了，还有心思说这种话。他微笑道：“你还挺乐观！”

夏哲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说：“也是这两年在股市上锻炼的。玩儿股票就得潇洒点儿。一赚就笑，一赔就哭，那在股市上站不住。早晚得跳楼！要不就成了精神病！”

“你没割过肉？”洪钧想起了股市上高进低出的术语。

“当然割过！玩儿股票有几个没割过肉的？！”

“那你这次为什么没割呢？”

“出错啦！”

“能谈具体点儿么？”

夏哲沉思片刻，然后慢慢说道：“我这个人对股票还有点儿悟性。虽说这股市杀人不见血，可我这次折得实在冤枉。去年那阵子股市低靡，只有上海延生一花独秀。在行情显示屏上真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我认定延生还能上冲，就在 30.10 元的价位上追高吃进了 10 万股。”

“那就是 300 多万块呀！你可真是个大款！”